

编者的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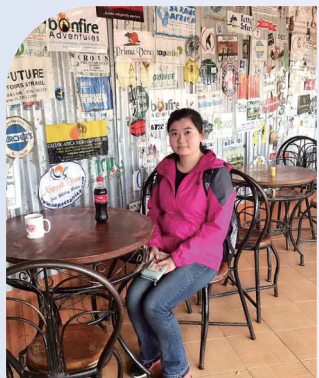
随着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天目湖校区的建设和正式启用,一批对在家乡溧阳的这所大学满怀期待的“新南航人”,来到了这片建功立业的热土。一年来,从校区正式投入使用,到学生顺利入驻,再到平稳运行、有序管理,以及二期建设的全面展开,这些“新南航人”不惧酷暑,不舍昼夜,为了校区的建设与发展,全力保障、倾情付出。

本次连载选自天目湖校区党工委、天目湖校区管委会编辑成册的专题报道《我为什么选择南航天目湖校区》,记录了10余位来自学生工作战线、职能部门、后勤一线的新教职员,用他们融入南航、融入南航文化,与校区共同成长的故事和真实感悟,诠释“新南航人”的担当与情怀。值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天目湖校区正式启用一周年之际,我们逐一推出,愿与读者朋友分享这些“新南航人”的骄傲与自豪。



不负韶华 初心永在 (连载之一)

□ 任陆静(教务处驻天目湖校区办公室科员)



时间如白驹过隙,我成为一名“新南航人”已然整一年了,虽然我并非在走出校园之际就直接进入南航,但这一年在南航的工作和生活,使我心中感到莫名的踏实。因为这所学校,就建在我的家乡——溧阳,而南航天目湖校区是溧阳的第一所高校。一年以来,我作为教务处的一员,参与校区

建设发展,感受南航文化的魅力,不止看到了校区基础建设日新月异的变化,也看到了校区对周边环境及城市文化所产生的积极影响。

起初,选择南航的理由非常单纯,因为离家很近——小小离家,高考结束之后就一直在境外就读,每年在家的时间都非常短暂。所以从南航与溧阳签订协议,选址建设之初,我便心心念念关注南航的招聘信息,梦想能在这片热土上,为家乡的建设贡献一份力量。

从去年秋季学期进入南航

工作以来,我才真正开始了解南航,融入南航,直到爱上南航,以作为一个“新南航人”为荣。南航是工信部七所直属高校之一,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阅兵活动中,学校研制的无人机从天安门前经过,接受党和国家的检阅,那一刻,我无比自豪。在祖国强大的国防实力背后,也凝聚着南航人的汗水与心血。一代代南航人栉风沐雨,砥砺前行,把共和国的国防建设使命扛在肩上,锲而不舍地为建造国之重器贡献力量。这份责任感和使命感深深打动了,从那时起,

勤勤恳恳工作,为南航发展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,已成为了我终身的工作目标。

进入南航教务处以来,我在这个大家庭中不断学习和成长。教务处是一个事务繁杂的部门,也是一个重在协调和配合的部门。一年来,我学会反思不足,不断改进;工作中深入实际,深入师生,在年终组织教学教务沙龙活动,互相交流课题所得,提升服务水平。这样的学习氛围和学习模式,使得我在这一年工作中收获良多。我们还前往明故宫校区和将军路校区实地学习教务管理经

验,努力为天目湖校区教学运行工作提供帮助。

我在工作中得到天目湖校区管委会、信息化处、保卫处、后勤集团等单位同事的热情帮助。在天目湖校区教学楼投入运行初期,每天与信息化处同事一起,检查校区每一间教室多媒体情况,详细记录问题,反馈维修,多亏了他们的细心及耐心,开学授课得到了坚实的保障。

一年以来,我逐渐明白,人立于世,唯有热爱,才能有所得;唯有责任,使人顽强;唯有感恩,使人踏实。



宋代挂画雅趣

□ 卜庆萍

家中挂画,本是平常。在宋代,却是一件大雅之事,其雅韵之趣尤为浓厚。

追溯到宋代,无论是文人雅士,还是达官显贵,最能代表其文化趣味的,当属“四雅”:烧香、点茶、挂画、插花。其中,挂画最具代表性。

挂画,最早是指挂于茶会座位旁的有关茶的画作。慢慢演变到宋代,所挂之画便改以诗、词、字、画的卷轴为主。文人雅士所讲究的这些挂画内容和形式,作为平时家具赏趣,在宋代成为了时尚。

宋人喜欢挂画,必收集名家字画,于是便有宋代名人“遇古器物、书画则极力求取,必得乃已”的记载。他们收藏的古今书法名画,常常置于茶几、屋壁间,作为趣赏。尤其士大夫的厅堂房阁,都挂着名家书画。每次遇到雅集、文会、博古的时候,就会展挂出自己平时收藏的最得意名画,供友人交流鉴赏。这个过程,便是“挂画”。宋代对挂画乐

此不疲,其实挂画也不只是有钱人家的闲情逸致,宋代市井人家也流行挂画。

其实,宋人挂画,有很深的学问呢。宋代赵希鹄《洞天清录·古画辨》中,专门对挂画做了阐释:“择画之名笔,一屋止可三四轴,观玩三五日,别易名笔,则诸轴皆见风日,决不蒸湿,又轮次挂之,则不惹尘埃。时易一二家,则看之不厌。然须得谨愿子弟,或使令一人细意舒卷出纳之。日用马尾或丝拂轻拂画面,切不可用棕拂。”《洞天清录·古画辨》中还说:“一画前必设一小案以护之。案上勿设障画之物,止宜香炉、琴、砚。”从这些不苦涩的文字中,可以品味出宋代对古代名画的暴露式挂法十分小心,对环境的要求几乎达到苛求的程度。

宋代在室内悬挂绘画,从《宋人人物图》中可见一斑。此人物画挂轴悬置于一屏风画上,红色挂钩之结构清晰可见,挂绳、惊燕、卷轴描绘细

致,为典型的“宣和裱”。上为天头,中有惊燕二条,左右两侧框档,中间本幅,下为地头、轴杆,露出红色轴头。宋时以传统的屏风绘画,作为室内装饰的实例也很多。王安石诗云:“每家图画有屏风。”宋代这众多的屏风绘画,亦是挂画的又一种形式。

宋代挂画风气之盛,还表现在宴席的布置上。宋人置办宴席,常租赁屏风、绣额、书画等名贵物品。置办宴席人家,把租赁来的屏风、绣额布置好,再把书画悬挂起来供人雅赏,一场欢喜的宴席,就举办得特别有格调。

宋代挂画,除了家居、宴席之赏,宋代都城的饭馆、茶楼、酒庄,也有挂画的风尚。这些场所挂画,史书均有记载。宋代吴自牧《梦粱录》曰:“汴京熟食店,张挂名画,所以勾引观者,留连食客。”宋代耐得翁《都城纪胜》云:“(杭城)大茶坊张挂名人书画,在京师只熟食店挂画,所以消遣久待也。今茶坊皆然。”其实从北宋到南宋,上至官方下到民间,数百年来挂画风潮从未间断。

宋代热衷于挂画、赏画,在居室之中参透泉壑、山林之美,反映了宋人的雅致生活及无限的风雅韵味。



没有不值得的路

□ 罗倩仪

表妹兴高采烈地回来了,我忙不迭地问:“怎么样?面试通过了吧?”表妹笑着摇头,最后一轮复试没过。我替她感到沮丧:“走了那么大老远的路,竟然没通过!”

想来,表妹已经去了四五家公司面试过,无奈均以失败告终。可表妹脸上丝毫没有难过的神色,她甚至说:“其实,经过那么多次失败,我已经一次比一次表现得更好了。这个世界上,没有不值得的路。”我被她最后说的那句话击中了心里某个柔软的地方,是啊,世上没有不值得的路,每一次行走,都是宝贵的经历。

不由得想起,在杂志上看过的一个小故事。一辆飞机在空中突然出现故障,许多人惊慌失措,一位年老的母亲却一脸平静,岿然不动。事后,有人问她,怎么能做到毫不慌乱的?她平静地回答,因为她是两个女儿的母亲。前不久,她的大女儿病逝了。白发人送黑发人,这几乎要了她半条命。这次坐飞机,她是准备去小女儿家住的,预备跟小女儿一起居住。

“如果飞机不出意外,我就能平安见到小女儿,万一有意外,我也可以换道到天堂见大女儿。无论走哪条路,我都能见到女儿,都是值得的。”最后

的一番话令人惊叹、沉默,原来即使是面临生死之路,只要内心找到了意义,都是值得的。

老家村里有一位年过半百的村医,平日喜欢琢磨各种药材,不辞劳苦地到深山里采药。一次,我开车回老家时,恰好在斜坡上遇到采药归来的村医。我停车跟他打招呼,顺便瞄了一眼他的箩筐,里面似乎没装多少草药。他敏锐地捕捉到我眼神里的疑惑,嘿嘿一笑:“今天运气不好,没找到好药材。”

我又深深望了他一眼,尽管没有收获,但这似乎并不影响他的好心情。“这一天都白忙活,你还挺高兴。”我笑了笑。结果,他笑着回应:“那我要是不上山,怎么知道那些地方没有草药呢?就当锻炼身体嘛!也算一种收获。”我被他乐观的情绪感染了,回望蜿蜒的山路,原来,不管能不能采到草药,那条路都是值得走一走的。

夕阳把天边的云彩染红,我继续开车行驶在村道上,于刹那间意识到,世上有千千万万条有形的、无形的路,不管多么励志,多么悲壮,多么平凡,其实每一条路都是值得的。

